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45

5 Octo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UN LIBRARY

OCT 8 1990

第二九四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0月5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戴维·汉内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古巴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马来西亚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也门

扎伊尔

福蒂埃先生

李道豫先生

佩尼亚洛萨先生

阿内特先生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塔德塞先生

图尔努德先生

布朗先生

拉扎利先生

门蒂亚努先生

伏朗佐索夫先生

皮克林先生

阿什塔尔先生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4点30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鉴于这是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第一次会议,我想代表安理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尤里·伏朗佐索夫先生阁下表示赞扬,赞扬他九月份极其杰出的工作,那时的工作也许比他想象的更为繁忙,但他当然以最出色的才干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树立了一个他的后任难以达到的标准。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局势

1990年9月26日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830)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拜恩先生(以色列)和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1990年10月5日的信,它已作为文件S/21844分发,其内容如下:

“我有幸请求安理会按照惯例,邀请巴勒斯坦国外交部长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先生参加安理会目前关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辩论。”

这一要求不是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或第39条提出的,但如果征得同意,安理会将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参加,不是根据第37条或第39条规

则,而是根据第37条规则赋予的同样的参加权利。

有没有任何安理会成员愿意就这个请求发言?

皮克林先生(美国)(以英语以言):主席先生,首先,鉴于这是我这个月第一次有机会向安理会的正式会议发言,请允许我祝贺您担任主席。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您把安理会的繁重工作推向前进。

我还想赞扬和祝贺上个月的主席、苏联大使尤里·伏朗佐索夫先生,因为他在安理会上个月面对的特殊形势下模范地主持了工作,并且就安理会上星期举行特别部长会议时他的外长担任主席一事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

正如在审议这一问题时通常所做的那样,美国要求就安理会面前的此项建议进行表决,美国将根据两个理由投反对票。首先,安理会面前的发言请求并不有效。第二,美国坚持认为,只有当请求符合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才能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我们认为,安理会打破自己的惯例和规则是没有根据、也是不明智的。

作为安理会成员国,我们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决定打破我们的规则和程序到底是增强还是削弱安理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这将会削弱安理会发挥如此作用的能力。

安理会所有成员都知道,观察员无权根据自己的请求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是长期以来建立的惯例。而这样的请求应该由一个成员国代表观察员提出。我国政府认为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脱离这一作法。此外,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也未允许安全理事会改变惯例。

大会决议对安全理事会没有约束力,这一点也很明确。大会第43/177号决议意在改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的名称,但这样做

“不影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惯例在联合国系统内原有的观察员地位和职能。”

该决议并不构成任何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承认。象联合国其他许多会员国一样,

美国不承认这样一个国家。美国的一贯立场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安理会为代表非政府实体发言的人举行听证会的唯一法律根据是第39条规则。美国四十年来一直支持对第39条规则的宽宏解释。如果根据这一规则适当地提出这一问题,美国是不会反对的。但是,我们反对由于特殊而背离正常的议事规则。因此,美国反对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参加安全理事会议事的同样权利。

我们信仰听取各种意见,但其方式不能是要求我们违反我们的规则。特别是,美国不同意安全理事会最近的做法,某些做法看来似想提高那些希望通过背离议事规则在安理会发言的人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认为这种特殊做法是没有法律基础的,并且构成了滥用规则。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要求将提出邀请的条件付诸表决,美国当然将投票反对这一提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如果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不想在此阶段发言,我将认为安理会准备就巴勒斯坦提出的要求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古巴、埃塞俄比亚、芬兰、马来西亚、罗马尼亚、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门、扎伊尔

反对:美国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1票赞成,1票反对和3票弃权。

该项要求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卡杜米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收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主席1990年10月5日的来信,信的全文如下:

“我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非常荣幸地要求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委员会的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有关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的辩论。”

在以往场合,安全理事会曾向与审议议程上的问题有关的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发出邀请。在这一问题上按照过去的做法,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应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1990年9月26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文件S/21830)中提出的要求而召开会议。

我想提请安理会的成员注意下列文件:

S/21802,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1990年9月19日给秘书长的信;S/21809,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1990年9月21日给秘书长的信;S/21813,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1990年9月24日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个发言者是巴勒斯坦的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卡杜米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感谢邀请我们参加你们今天开始的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不断恶化问题的审议。主席先生,我还想祝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的主席。我们相信你的丰富经验和广泛知识将使安理会能够成功和有效地处理正在讨论的问题。此外,我还想感谢秘书长为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还想向你的前任友好国家苏联大使,表示敬意,他在上个月中以英明和熟练的方式指导了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今天我们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自从这个世界组织成立以来一直与联合国并存。这个世界机构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第一项就是1947年,也即在1948年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之前,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大不列颠没有投票赞

成这项决议。自那时以来长达42年之久，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遭受痛苦和散居在外。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我们的人民眼看着外来的人来到这块土地掌管这块土地，并定居下来，而他们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不过30%。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有计划地向巴勒斯坦移民。

移民只去巴勒斯坦，据说他们是去那里寻求逃避杀戮和苦难的庇护所。联合国执行了分治决议，但却只建立了一个国家——以色列，没有建立阿拉伯巴勒斯坦国，让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列入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议程(UNRWA)。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当巴勒斯坦的革命将这个问题突出地摆在这个世界组织面前时，它才成为联合国议程上的一个政治问题。

这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具有作为紧要问题一切必不可少的成分，尽管有人千方百计企图抹杀抑制它或改变它的政治性质。现在，客观地根据对中东的社会、政治发展的科学分析，我们发现巴勒斯坦问题固有的变化和发展的积极因素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理位置。更清楚地说，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在民族方面拥有阿拉伯力量及伊斯兰和基督教精神力量的所有成分。最首要的是，由于它的正义性，巴勒斯坦事业建立在国际一致的牢固基础上。

这清楚地表明中东危机——包括它所有的战争和冲突——是由于作为危机真正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而形成的深刻的受挫感造成的结果。我们今天目睹的不稳定和持续的紧张，包括海湾和黎巴嫩紧迫的危机，都清楚地证明了我的观点。

如果我们要在与走向缓和的国际方向及希望和平解决地区性冲突相一致的精神来解决上述形势造成的问题，那么逻辑决定我们应该在适当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背景下。

无视这一核心问题只会继续威胁整个中东和平与稳定，结果世界将继续不得安宁并陷入忧虑。这最终会导致该地区发生毁灭性战争。海湾危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动荡的，拥有世界可燃战略资源——石油总储量的60%的地

区。让我们选择谨慎和理智摆脱因力量而狂傲的逻辑的诱惑，以便讨论并找到一个让全人类都满意和安抚世界不安定的良知的解决办法。

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虚幻的胜利感和赢得上风的幻想所欺骗。目前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运动能导致我们滑向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

让我基于第一手经验强调指出：除非我们以严肃和负责的态度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否则，就永远找不到办法恢复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许许多多战争的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事实，被占巴勒斯坦的领土上紧张局势升级、安全形势恶化会使得寻求以任何可行的办法解决其他问题极端困难。因此，必须进行严肃的努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占领着巴勒斯坦领土。几十年来，它以各种残酷手段、恐怖主义和压迫对付巴勒斯坦人民。但是，面对这一切，由于以色列顽固不化，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由于美国用否决权庇护以色列，安全理事会未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或维护他们的独立和主权的民族权利。美国的否决权使安全理事会不能阻止以色列执行其政策，也不能对以色列实行任何制裁。

同时，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在继续。今年5月20日，以色列在它的黑色记录上添上了里尚齐翁和艾因卡拉(Ein Kara)两起大屠杀，仅在几天之前，又添上了另一起：它利用联合国全力注意海湾危机的机会，在加沙地区的布雷伊吉(Bureij)难民营进行屠杀。

今天，世界乐观地注视着朝着建立在尊重合法性、各民族自决权利、尊重人权和消除占领和残酷霸权的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发展这一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希望巴勒斯坦问题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将本着导致南部非洲最近事态发展和使英勇的纳米比亚赢得自由的同样的精神得到解决。

本地区的和平之路只能以巴勒斯坦为起点。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必须致力于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安理会通过的许多决议，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在对待安理会决

议时应用双重标准而未能得到执行。现在是安理会应用单一、普遍适用的标准的时候了。不应该再有一些决议的通过只是对某些问题作个口头表态,而另一些决议的通过却是为了严格执行这种现象了。

因此,我们衷心要求安全理事会尽一切努力,执行其以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通过的决议,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们受到毁灭威胁的人民,并永远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及其不人道的行径,这样,巴勒斯坦人民可能最终行使其合法的自决权,在其自己家园巴勒斯坦内过上自由、和平、尊严的生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勒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什塔尔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担任本月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相信,你丰富的经验将指导安理会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还愿对苏联常驻代表以模范的方式指导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表示感谢,上月的安理会以外长会议的召开而达到高潮。

也门代表要求召开本次会议,以处理最近在加沙地带的事态发展。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信(S/21809)详细描述了这些事态发展。这些事件包括18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200名12至45岁的巴勒斯坦人被拘留、毁坏50座房屋、从布雷吉难民营驱逐了半数以上的巴勒斯坦居民。

这种事件是众所周知的以色列行径的一部分。但目前阿拉伯领土局势的主要特点是以色列的继续占领。它违反要求撤出以色列军队、结束以色列对被占阿拉伯领土的继续控制,结束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吞并和结束以色列有组织的放逐政策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这无疑在不远的将来导致一场大的对抗。

有的人可能觉得现在召开这次会议很奇怪,因为与海湾地区的严重危机相比,上述事件似乎显得不重要。有的人可能认为大家的眼睛都应该注视在解决这一令人遗憾的危机。然而,我们说,鉴于中东地区面临着新的危机,人们要求我们表明安理会在对待其所有决议时的信誉。

在此,我们希望在有人多次企图使人忘掉或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之后,将巴

巴勒斯坦问题直接提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并将在晚些时候提交一份处理以色列最近行为的决议草案的理由,并直截了当地要求以色列遵守《日内瓦公约》,要求秘书长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作出努力。

虽然我提到的事件似乎很简单,但这些事件确实是对安全理事会的考验。安理会能以同样的专注、热情和决心执行其所有决议吗?由于海湾危机,整个阿拉伯人民在无疑是危机的时刻一定会注视着这次会议,并希望它作出一些解释,因为安理会由于各种原因那么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因此,这次会议虽然只讨论一个具体问题,将当面对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安理会怎么处理阿以冲突?

我们相信,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安理会将义不容辞地处理第242(1967)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认真考虑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在必要时,实施一切形式的制裁以执行其决议。

现在受到考验的是安理会的信誉。如果安理会不在所有问题上采取连贯一致的行动,我们就会有理由认为,现在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标准,对各类问题的处理是不公平的。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会对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发生的事袖手旁观。足以说明问题的是,40年已经过去了,这个严重危机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我还要加一句,新的国际关系和新的国际气候同海湾危机的解决相联系,也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相联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也门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在安理会开会前,大家同意现在应休会,稍事休息。在6点钟复会时,我将请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以色列代表发言。

下午5时10分会议暂停,下午6时25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个人感到十分高兴地能够祝贺你担任十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在今后几星期的日子里,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将是宝贵和重要的。我还愿祝贺伏朗佐夫大使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人们不禁称赞安全安全理事会于前两个月在与伊拉克侵略行为作斗争中所表现的坚定决心、果断行动和政治敏锐。安理会取得了空前一致,使其能够成为迎击侵略者的全球努力中的旗手。

然而,这一统一的反应并非是一致的。安理会中两个不赞成的成员就是这种例外。它们常常是安理会工作中的捣乱者。其中一个在巴解组织的敦促下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巴解组织要召开这次安理会紧急会议,有很多动机。而这些动机根据客观标准来看,没有一个是合理的。

按照传统,在中东使用动员反以色列情绪这个灵丹妙药,最能哗众取宠,那怕只是暂时的。巴解组织已精于或以夺得头条新闻的耸人听闻的恐怖行为或以在安全理事会中的表演,来吸引人们对它的注意。被很多阿拉伯国家排斥的巴解组织,一直忙于避开它们的愤怒。避开人们对其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为的公开勾结的注意,这是巴解组织仓促跑来安理会的第一个动机。

我们也不难找到其第二个动机。这也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在大会于11月就中东问题进行辩论之前召开安理会作为开场锣鼓,这是巴解组织一个积习难改的老办法。每年10月和11月初,巴解组织及其支持者,总能找出这个或那个站不住脚的借口,然后急忙拿到安理会上来。这些表演像时钟一样准确,成为巴解组织的开场戏,借此为其下面的保留节目作公众舆论的准备。

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真正的冲突在哪里进行。侯赛因的扈从在我们眼前摇晃的分散注意力的把戏,极易于识破,根本不屑一顾。

弥天大谎的一个变种,就是转移注意力的奇术。这是今天会议的第三个原因。说侯赛因和阿拉法特想散掉一些使其在他们的公共关系方面的成绩损失惨重的热力,那是一种打折扣的说法。他们很想采用过去的蹩脚的做法,把以色列指责为害群

之马、中东一切灾难的根源。然而，不论他们多么费尽心机，以色列除成为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威胁所偏爱的目标之外，它同中东的动乱就象同科威特城炎热天气一样，毫无干系。

更恶毒的是，巴解组织企图在为反对伊拉克侵略而集合起来的国际联合的队伍中制造分裂与不和。不断在为反击萨达姆·侯赛因而筑起的堡垒上寻找裂痕这一招，正在多方面表现出来，其中一个就是今天召开安全理事会。法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最明了地表示了这一点：

“……人们不必具备天赋就能识破他们的意图，那就是要分裂他们面前的牢固的战线”。(1990年10月2日《纽约时报》，第A13页)

搅乱这种国际联合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以色列推到前台，从而破坏反对伊拉克并使其勒马的牢固阵线。

说得婉转些，巴解组织在1990年夏季的最后几个月无事生非。如果说世界对萨达姆·侯赛因无端攻击科威特感到震惊的话，那么世界对亚西尔·阿拉法特4天后长时间拥抱的反应就是厌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天阿拉伯新闻界报道中超过萨达姆·侯赛因的讨厌人物是亚西尔·阿拉法特。过度的拥抱和亲吻在阿拉伯国家激怒了许多评论家，引起抨击巴解的浪潮。举例说明如下：

“阿拉法特满脸喜悦，带着渴望的眼神在萨达姆的肩上擦自己的脸，似乎祈求万能的上帝和伟大的英雄赐福于他……萨达姆·侯赛因喜欢这样，开始轻拍……(阿拉法特)后背……好象他正很和蔼地对待一个渴望得到一块巧克力的男孩。”

权威性的评论家用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专栏：

“我恳求上帝使这个国家摆脱它的英雄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家报纸对阿拉法特说：

“在科威特约有40万巴勒斯坦人，你通过对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立场企图煽动并刺激他们……你力图传播正在沉睡的暴乱。上帝不会饶恕煽动暴乱的

人。”

根据阿布扎比的海湾报：

“巴解组织对待海湾危机的态度是可耻的，令人反感之极的……”

该报纸还指控巴解组织恐吓

“所有试图反对其政策或批评其行径的人。”

另一位专栏评论家写道：

“阿拉法特……是第一个飞到巴格达拥护萨达姆·侯赛因的人。”

作者对使阿拉法特热情洋溢的原因感到莫名其妙，问道：

“是否入侵科威特是扫清道路以入侵以色列、烧死半数以色列人民并将其余人扔进大海的第一步？”

这是阿拉伯报纸所言！

这个问题由巴解组织即刻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侵略行径所引起。巴解民族团结领导小组于8月2日入侵科威特之后致萨达姆·侯赛因的出日电文如下：

“啊，领袖，带着上帝的祝福前进。我们巴勒斯坦革命之鹰时刻听从领袖萨达姆·侯赛因的召唤。啊，富有灵感的领袖萨达姆，愿上帝保佑你。你刚刚迈出了朝向解放巴勒斯坦目标的第一步。”

人们不久就听到强烈抗议，一家阿拉伯报纸8月6日指出：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解放巴勒斯坦的艰难道路要通过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这条道路上有使用阿拉伯武器侵略阿拉伯国家并踏着其它阿拉伯人的死尸抵达以色列。”

作出这些激烈反应的原因是许多巴解组织在阿拉伯国家及世界其它地方的旧日朋友对此感到震惊和诧异。

然而，对以色列来说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萨达姆·侯赛因于1990年4月1日威胁用化学武器烧毁半个以色列，阿拉法特整年都响应这一致命的威胁。阿拉法特吹捧他的老师为“王子”，日益公开呼吁使用伊拉克导弹袭击以色列。

在1990年3月29日在巴格达举行的公开集会上,阿拉法特站在萨达姆·侯赛因身旁发言,宣称两国领导人将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萨达姆高骑在白马之上,用石块、枪支和伊拉克的远程导弹——阿贝德(EL-Abed)与以色列进行战斗。这是美联社3月29日的报道。

不足为奇的是在入侵科威特后进行的亲伊拉克示威游行中,巴解组织活动分子呼吁伊拉克统治者“用毒气毒死犹太复国主义者”,“攻击特拉维夫”或“啊,萨达姆,使用毒气。”

不足为奇的是,巴格达成为新的国际恐怖主义中心,招待数以千计的法塔赫人,从第17军(Force 17)到瓦迪亚·哈达德(Waddia Haddad)小组,连同通常的巴解组织和前巴解组织随从人员,如阿布·尼达尔(Abu-nidal),阿布阿巴斯(Abu-Abbas),民阵,人阵,5.15组织,阿拉伯解放阵线等等。

我们对阿其·劳罗(Achilk Lauro)杀手,阿拉法特的右臂人物阿布阿巴斯(Abu-Abbas)所说的话也不感到惊讶。阿布阿巴斯(Abu-Abbas)坐在他整修过的巴格达办公室,四周是他乘快艇去以色列海滩执行大规模屠杀使命的照片,宣称——听一听吧——入侵科威特是为巴勒斯坦而进行的战斗。

阿布阿巴斯(Abu-Abbas)确保使人们对巴解组织无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信息明确无误。阿巴斯仅在三天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

“如果美国根据空中封锁拦截伊拉克飞机,我们将拦截美国飞机。如果美国击落一架伊拉克飞机。我们也将击落一架美国飞机。”

另一位伟大的巴解组织人道主义者,人阵的乔治·哈巴什警告说:

“我们已将手指放在扳机上,如果巴格达或伊拉克领土的任何部分受到攻击,我们就将扣动扳机。”

他赶紧补充道:“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

对以色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奇怪。巴解组织的变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种视觉幻想而已。

对那些认真思索巴解组织行动的逻辑的人来说，阿拉法特自有其道理。他在1990年9月4日说：

“在这场对抗中，以色列站在什么位置？……我们只能站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的战壕里。”

巴解组织希望我们忘记这一切。阿拉法特希望阿拉伯新闻界不再攻击他；他希望阿拉伯国家停止驱赶巴解组织；他希望平息他在整个地区造成的反巴勒斯坦情绪；他希望制止阿拉伯国家驱赶巴解组织官员；他还希望它们继续提供目前已经不再提供的亿万美元。

这就是这场“大佯攻”的目的。为此，我们今天才置身安全理事会中。

但事情不止于此。在黎巴嫩的西顿区的街头，阿拉法特竭力夺取对难民营的控制权。在一场随心所欲的残酷自相残杀中，有数百人死于非命，此后，西顿社区领袖公开要求驱逐所有巴勒斯坦人。看来局面已经失去控制。

但事情仍不止于此。在以色列管理的领土上，恐怖活动在城镇村庄蔓延。过去两年来，有300名巴勒斯坦人被巴解组织行刑队谋杀。其他人死于巴解组织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派系混战中，其他几乎所有巴勒斯坦团体都自称为正宗派别，为什么呢？因为巴解组织不喜欢有人不听话。

以色列在其和平倡议中提出了在巴勒斯坦人中间举行民主选举的想法，巴解组织大为恼怨，这决非偶然。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开始夜里失踪，而且是彻底失踪。近月来屠杀率显著上升，激起另一个“唯一合法代表”“哈马斯”组织的强烈抗议。该组织现在已公开宣称，巴解组织的法塔赫已对所有其它巴勒斯坦人的派别宣战。这显然不是阿拉法特的胜利之日。

我所提及的上述因素是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但既然巴解所说的原因是那块领土上的局势，就让我们简略地看一下局势的真相。

巴解加剧了相互残杀的暴力行为，与此同时，因为以色列的克制政策大大降低了

暴力程度,其它方面的动乱早已减少。军事存在的下降,减少与当地人口摩擦点的政策,严格的交战规则以及巴勒斯坦人不愿听从巴解的摆布,这些因素缓解了紧张局势,并增加了和平气氛。那块领土上的局势没有恶化。相反,这是自1987年12月以来最为和平的局势。

以色列当局的建立信任措施是多方面的,包括释放数百名被拘禁者,重新开放所有的中小学以及16所学院和3所综合性大学,帮助推动那块领土的农业出口,扩大银行系统和增加社会福利项目。

以色列已经推动了当地专业性协会举行当地的选举,并继续执行以色列国防部长与有名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多次会晤的政策。

在海湾国家因巴解在海湾危机中的作用而驱逐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人的时候,正是以色列帮助逃亡的巴勒斯坦人进入并为流落他乡的科威特难民提供援助。奇怪的是,巴勒斯坦人大量涌入被管理的领土,逃离那个被巴解称为救星的人。

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出现的平静被亚瑟·阿拉法特认为是对巴解的直接威胁。巴解正通过唆使、挑拨和煽动更多的暴力行为疯狂地努力使垂死的动乱复活,以使自己继续引人注目并加强其在国际议程上日益下跌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巴解才象农民祈祷下雨一样祈祷流血,而全然不顾这是蛮横暴行以及它声称代表的人民所付出的代价。

1990年9月20日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谋杀。与成千上万其他以色列平民一样,安农·波梅兰兹被征召服每年一次的后备役。当发生那件导致他横死的事件时,他正驾驶着平民的车,穿着平民服装,没有任何标记表明他是后备役军人。他错误地拐进了加沙地区的埃尔--希雷吉(EL-Bureij)难民营。这成了他致命的错误。他受到一伙施私刑暴徒的袭击,数百名暴徒包围了汽车,石头和砖块随之飞来。汽车被浇上煤油,点燃焚烧。这种火刑持续了足足十分钟暴徒们看着安农·波梅兰兹被活活烧死。

当地居民没人来救他。唯一人道的声音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

处一位雇员发出的，她试图劝说暴徒们免受难者一死。她泪流满面地提供了下列目击者证词：“我无法阻止他们。他们威胁我，说‘如果你挡道就让你跟那犹太人一起死’。”

巴解当然不会向安理会提供这一卑鄙谋杀的经过。这种省略属于可追溯至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它等于是说：“请不要注意谋杀者，而把你的愤怒放在反应上”。

埃尔--布雷吉发生的暴行使人想起圣经中关于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叙述：“上帝说，如果我在罪恶之地的城内找到50个正直的人，我就为他们之故饶恕这整个地方。”在埃尔--伯雷吉竟找不出一个正直的人。

以色列在被管理领土执行一项极为克制的政策，其目的正是为了确保局势不要恶化。我们正努力促进以色列的和平倡议。为此，我们正尽一切力量创造有利于民主选举和共处的气氛。当然，巴解也正在尽一切力量扼杀这一进程。

在埃尔--布雷吉谋杀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国防军决定加快现有的拓宽发生事件的那条道路的计划。该难民营长期以来一直是宣传鼓动的温床，而难民营入口处那一段道路上过去发生过无数次袭击事件。这条道路某些路段的拓宽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旨在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类私刑。

因为这么做并不是一种惩罚性行动，所以必须拆除的商店和建筑物将得到全部经济赔偿。业主与谋杀事件无关。共拆除了26家商店和7栋住宅。巴解组织声称有200栋房屋被拆除是十分荒谬的。

即使在发生了埃尔--布雷吉事件之后，我们仍继续遵循极度克制的政策。巴解组织声称的集体惩罚是动机险恶和毫无根据的。我们没有采取任何集体惩罚的行动。巴解组织提供的拆毁房屋的数目和被关押的人数纯属凭空臆造。

我们对卷入谋杀事件的两个人采取了惩罚性行动。根据以色列高级法院的裁决，他们的房屋被封。他们被给予上诉权。另外十三人坦白了参与这场私刑，他们仍然在监禁中。

在巴解组织玩弄数字的同时,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在我们的头顶。

萨达姆·侯赛因威胁对以色列进行第一次打击,以报复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安理会必须注意不因巴解组织策划的佯攻而受蒙蔽。

面对伊拉克的威胁,以色列保持了警惕。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向全国人民发动了防毒面具。以色列为了国际反侯赛因联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以色列的低调政策与巴解组织的激烈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但以色列并不孤立。世界团结在一起,抵制萨达姆·侯赛因。受孤立的是伊拉克。一场残酷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而安理会却不得不浪费宝贵时间,观看巴解组织的表演。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是布雷尔的局势,而是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安理会必须响亮而明确地向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仆从发出信息:安全理事会绝不会转移它对其所面临主要任务的注意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的赞誉之词。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阿卜萨·克洛德·迪阿洛夫人阁下,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她发出邀请。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迪阿洛夫人(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的职务。我们确信,由于你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外交才干,安理会本月的审议工作将取得巨大的成功。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尤里·沃伦佐夫大使表示热烈祝贺,他以出色的方式领导了安理会员9月份的工作。

最后,我希望感谢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允许我,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再次参加对被占巴勒斯坦局势的这次重要讨论。

自从将近三年前起义开始以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反复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以色列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域上

的局势日益恶化,委员会还对占领当局诉诸武力和最残暴的镇压表示了最深切的关注。

根据一些人权组织发表的消息,以色列加紧对巴勒斯坦平民采取暴力行动和进行迫害,大规模使用催泪瓦斯,并对那些被拘禁者进行了不人道的体罚。

面对以色列军队对这些人的不断攻击,我们很难想象,以色列政府会有脸面宽恕甚至鼓励这类暴力。然而,以色列政府被粉碎起义的愿望冲昏头脑,竟然反而放松了对动用武器的限制并对许多滥用武力事件熟视无睹。

从起义爆发到1990年8月31日这一段时间,这种无法形容的恶劣态度导致了85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据估计,有99 15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此外,儿童状况惊人地急剧恶化。实际上儿童遭受了巨大伤亡:有217名16岁以下儿童,也即总数的25%在起义期间被杀害。

以色列占领当局继续采用集体惩罚和其他残酷措施--放逐、大规模逮捕、拘留、查抄房舍和村庄、长时间宵禁、没收财产、毁坏植物和作物等等。凡此种种公然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尤其是关于保护战时平民的1949年8月12日《第四日内瓦公约》,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此外,自从起义开始以来,总计有10 200名巴勒斯坦人遭到行政拘留,没有任何正式罪名,也没有准备诉诸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据估计,起义期间有60 000名巴勒斯坦人入狱,更不用说大量政治犯遭受的酷刑和虐待了。此外,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到1990年8月31日,对数以十万计的巴勒斯坦人实行了长达7 755天的宵禁;1 577所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拆毁或查封。仅在上个星期,在加沙地带的布雷尔营,至少有49所房屋和商店被捣毁。同一时期,以色列定居者的非法暴力行为日益增加,他们攻击个人,骚扰巴勒斯坦村庄和住所,破坏公物,更恶劣的是,甚至破坏穆斯林宗教遗址。

在暴力镇压的同时,他们还侵犯巴勒斯坦社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在这一方面,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指出,自从起义开始以来,教育机构被关闭,整个巴勒斯坦教育体系已经瘫痪。毫无疑问,一些教育机构重新开放了,但

以色列占领当局继续以集体惩罚的方式,命令在教育机构中进行军事行动,对这些机构的大楼进行袭击,向学生开枪,进行逮捕,强行关闭机构,或在宵禁后加以关闭,并采取其他行动,这极大地妨碍了这些机构的工作。在这方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指出,以色列的干预使工程处无法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让巴勒斯坦难民的儿童接受教育,并无法最充分地利用为此目的提供的公共资金。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健康局势依然十分可悲,并自起义开始以来一直在恶化。医疗保健的获得、用水供应、道路和其他必要服务的获得都受到了诸如占领当局多次实施的长时间的宵禁等限制。由于起义中大量人员负伤,本已不足的医疗服务完全供不应求。伤员在警察站和军事设施中被任意关押期间,往往连续数小时得不到照料。由于以色列军队频繁地袭击医疗诊所,肆意虐待病人,这些情况常常变得更为严重。

国际劳工组织强调指出,巴勒斯坦工人及其家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没有丝毫的改善。军事占领和在农业、工业及其他领域遇到的巨大障碍仍然阻碍着被占领土的经济的发展。

自从1987年12月起义开始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未能找到办法,确保对巴勒斯坦人的保护。1988年1月,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十分有益和建设性的建议和看法,但安理会并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在过去几次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上,其中最近一次是1990年5月在日内瓦,不结盟国家提出了几项决议草案,但都没有通过。

鉴于这一局势,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大力强调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安理会作为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充分和坚决的措施,迫使以色列遵守其作为占领国根据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所具有的义务和责任。委员会认为,在本组织全体会员国的支持下,该公约的各签约国现在应迫使以色列全面地履行其责任。因此,委员会敦促安全理事会紧迫地建立一个适当的体系,确保被占领土的居民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们深信，以色列必须严格尊重国际法律文书的规定，只有这样该地区才能恢复秩序与平静。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这一地区进行英勇和坚决的斗争，以重新获得其民族特性，摆脱长期和不公正的统治枷锁。

我们认为，秩序、平静和更重要的安全应是联合国行动的首要目标，这不仅能捍卫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特别能使巴勒斯坦人民自由地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这些目标的实现还将大大促进一种导致谈判的气氛的建立，这是全面政治解决中东危机，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认为，尽管海湾地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国际社会必须继续特别地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以使这一问题目前的政治和外交僵局能够得到迅速和圆满地解决。

我代表委员会和塞内加尔借此机会再次重申我们的坚定信念，这一解决必须包括根据大会的有关决议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让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

在目前海湾地区的局势中，安理会表明了它能够采取支持正义与合法性的明确立场；这表明只要具有政治意愿，是能够在国际社会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关注的象巴勒斯坦这样的重要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

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以同样的紧迫性和决心审议巴勒斯坦问题，以实现这一冲突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在这方面，委员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外长在与秘书长会晤后发表的声明。

我们欣慰地注意到，五国外长表示严重关注中东紧张局势的加剧，并特别重申决心支持一个积极的由有关各方参加的谈判进程，以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我们并有幸地注意到,五国外长重申,这些谈判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考虑到该地区各国,其中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委员会和塞内加尔欢迎这一声明,并希望这将推动安全理事会,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圆满和最后的解决。

安全理事会在海湾危机中在坚定地捍卫合法性和正义方面给全世界上了很好的一课,安理会再不应继续使巴勒斯坦人民无法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对我讲的客气话。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您主持安理会本月工作。在您执行这一崇高任务的过去几天中,您已表现出的素质引起了所有成员的赞扬和敬佩,并使我们相信,在您的指导下安理会将能成功地处理它面前的问题。我还愿祝贺伏朗佐索夫大使杰出地领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本不打算在今天下午发言--而且考虑到时间已晚我的话很短--但我们觉得以色列代表今天下午作了非常露骨的发言,我们有感谢他的基本责任。

一方面他抱怨说,一到十月或十一月巴勒斯坦代表就觉得应该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那一地区的局势。事实上他本来可以更确切一些,并也提一下二月、三月和六月--事实上可以提一年12个月中的任何月份--因为我们全知道在本组织存在的所有这些年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月份安理会面前总有以这样或那样方式提出的关于那一地区严重局势的问题。特别是,23年来,自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问题提出以来,它一直列在我们的议程上。

另一方面,听他讲似乎巴勒斯坦冲突或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是从1990年8月2日开始的,因为他的整篇发言明显地用来告诫我们有人可能力图将安理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问题上去。我很感谢他作这个发言,使用现代说教的方法,使我们实际体验了有人是如何作出巨大努力来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的。他的发言应成为未来的外交

家研究的课题,他们将会看到他是如何不用任何人强迫--因为我想我从他说的话了解到他要求参加这次辩论的--而来到这里告诫安理会如何有人可能企图分散本机构对其面前审议的一个重要问题的注意力。

在他发言结束时,他将世界上他称之为“领土”的那一地区一带而过。他甚至没有使用我们在安理会使用的经过时间检验的形容词,被占领的领土。他力图分散安理会对那里出现的事态的注意,尤其是对过去三年出现的事态的注意,在这三年期间巴勒斯坦人民为捍卫其民族权利一直在举行英勇的起义。迪阿罗大使在其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中最适当地总结了国家的实际局势。人们不需要用进一步的论点来驳斥特拉维夫代表毫无意义的声称。我仅想记录在案表明我感谢他因为我们的确需要一次示范来表明为什么我们一些代表一向有理由对安理会可能通过,将要通过或已经通过的一些决定表示我们的关切,这些决定可能表示了关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执行作为本组织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方面缺少一致性。

他今天下午大方地来到这里,表明了我们是多么正确,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关切--我们现在重申的关切--即如果安理会不是一致地采取统一的态度,捍卫原则,并确保其决议得到真正执行,其结果只能是鼓励侵略者,鼓励那些违反国际法准则并企图躲在这种不一致后面,以使其侵略永久得逞。我感谢他作的发人深省的发言,我也感谢你,主席先生,和我的同事们现在听我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就我担任主席所讲的客气话。

巴勒斯坦代表要求允许他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兹(TERZI)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要求发言以正视听。以色列代表声称我们在给你和秘书长的信中夸大了数字。也许他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我援引参观了加沙的埃尔--布雷吉难民营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发表的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报告说:

“大批家庭由于拆毁房屋而无家可归。十九户难民住家和大约同样多的商店被拆毁。另一处房屋被拆毁，而且一所房子以惩罚为理由被封闭。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加沙驻地办事处报告，有23个难民营家庭，共129人，接到当局通知他们的住房将被拆毁”。

这样19加19--差不多等于40--与我们信中提到的50有差别。我们真的为此感到遗憾，但有时我们的计算可能不是很正确。但事实是有一些房屋被拆毁。这种拆房行动不是在一时冲动之下发生的。根据犹太人电报新闻社的每日新闻稿，以色列的高等法院授权军队在加沙地带的埃尔布雷吉难民营拆房。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小组接受了以色列南部地区国防军指挥官马特安·维尔耐(Mattan Vilnai)少将的论点，即拆房行动是“紧急和即刻的军事需要，而不是一种惩罚措施”。

我实在不知道，在拆毁19加19处房屋和商店时，真正的军事需与惩罚措施之间有什么差别。我当然不是一个军事家，也不是负责维持法律的法官或军官。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惩罚性措施，什么是军事需要。同是这名将军说，作为一项安全措施，而不是一种惩罚，急需拓宽这一段公路。他补充说立即采取行动对整个加沙地带的重建至关重要，他还补充道，他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行事--造成创伤的行为要求即刻采取行动。

然而，他所说的破坏行为是什么呢？再次援引犹太电讯社每日新闻稿，

“波梅兰兹军士收到电话指示，命令他到一个他以前从未去过的加沙地带军事前哨。他离开主要公路，按照”----

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指向其目的地的路标，结果到了熙熙攘攘的布雷吉集市。”

这样，他沿着指向其目的地的路标，结果到了布雷吉集市。

“黄色的以色列车牌使他的车显得非常突出”----

你们都明白，在以色列他们进行歧视：以色列人用一种颜色，非以色列犹太人用另一种颜色，这使我们想起在欧洲纳粹时期人们曾佩带的臂章。但那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黄色的以色列车牌使波梅兰兹军士的车显得非常突出，因此马上受到石块的投资。波梅兰兹猛地掉转车头，企图退出去，这时他撞上一辆驴车，撞伤车上的两名阿拉伯儿童。”

报导继续说：

“调查人员对此案某些方面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想知道，加沙地带入口处把守严密的埃里兹检查站为什么没有挡住波梅兰兹。波梅兰兹虽然驾驶着一辆民用汽车，但他身着军装并孤身一人。”

我们听说，他身着便装，但犹太电讯社每日新闻稿却说波梅兰兹身着军装并孤身一人。然而他却顺利地通过了检查站。

因此，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做法都是一个旨在挑起事件的行为，我们这样认为并没有错。我只想澄清以色列人自己预谋的罪行，因为人们仍然记得在贝塔村曾发生的事情：一位15岁的以色列徒步旅行者在那里被枪杀，这再次是另一名以色列卫兵所为，该地区15栋房子被摧毁了。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禁止占领国的这种犯罪行为，这样做首先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其次是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地说，是根据确保遵守《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义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本次会议没有别的代表报名发言了。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并定于10月8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7时25分散会。